

# 建国以来对马克思 《巴黎手稿》美学思想的研究

■ 寇鹏程\*

(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71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因为写于巴黎,因此又称《巴黎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这部《手稿》1932年在苏联首次公开发表。1956年,中国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何思敬翻译的汉语版《手稿》,1979年又出版了刘丕坤的译本。随着《手稿》的出版,介绍和研究《手稿》的工作在中国哲学、经济学、美学等领域都开始了。而美学领域对于《手稿》的研究尤其值得关注。建国以来对于《巴黎手稿》美学思想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 一、20世纪50、60年代:《手稿》美学的初步研究

这是《手稿》美学思想研究的初期阶段。参加研究和讨论的人还不多,所讨论问题的范围也相对比较狭窄,主要集中在“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所产生的“实践”观点对于美学研究的启示上,还谈不上系统全面的研究。

李泽厚在1956年第5期《哲学研究》发表《论美感、美和艺术(研究提纲)——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一文,可以说是国内最早运用《巴黎手稿》来解释美学问题的人了。李泽厚自己在1979年为这篇文章写的“补记”里说:“在国内美学文章中,本文大概是最早提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企图依

\* 寇鹏程,男,1972年生,四川省达州人,文学博士,现任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学研究。

据它作美的本质探讨的。”<sup>[1](p.44)</sup>应该说这是实事求是的。李泽厚在此文中认为,美感具有个人主观直觉性和社会生活的客观功利性的矛盾二重性。因为人的五官感觉除了自然生理功能外,它还是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不断发展、精细起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乃是整个世界历史的产物”。因此,感官具有个人直觉性,同时还有社会历史性。同时,李泽厚认为自然美、自然对象只有成为“人化的自然”,只有在自然对象上“客观地揭开了人的本质的丰富性”的时候,它才成为美。运用《巴黎手稿》“自然人化”、“人的本质对象化”的思想,李泽厚初步形成了他的“实践是美的本质”的“实践美学”思想。

随后,李泽厚又在1957年1月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评朱光潜、蔡仪的美学观》,强调自然美也有社会性,提出“对象的现实处处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都是他本身的对象化”。1962年他在《哲学研究》第2期上发表《美学三题议——与朱光潜同志继续论辩》一文,提出“人类也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形”,其意思是:具有内在目的尺度的人类主体实践能够依照自然客体规律来生产,于是,人类就能够依照客观世界本身的规律来改造客观世界以满足主观的需要,这个改造了的客观世界的存在形式便是美。在此实践过程中,主体人的“自然”与客观自然都“人化”了。人的物质生产劳动是美的本质,从此,李泽厚基本上形成了他的“实践美学”的观点。可以说,李泽厚是建国以来自觉化用马克思《巴黎手稿》而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套自己独立美学思想体系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当代美学史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能结出一定果实的重要美学家。

在20世纪60年代,朱光潜先生也开始注意到《巴黎手稿》对于美学研究的重要意义。1960年朱先生在《新建设》上发表《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一文,强调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他指出,人在劳动过程中改变了自然,自然经过了“人化”;而人在劳动过程中本质力量对象化,也改变了自己,使自己成为社会的人。这种实践劳动是人的本质。而劳动者在劳动中感到发挥全身本质力量的“乐趣”,“人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观照自己”,“欣赏自己”,这“乐趣”、“欣赏”就是美感。所以,朱先生说:“劳动创造是对人的社会本质的肯定,美感是认识到这一事实所感到的喜悦。”<sup>[2](p.198)</sup>艺术因此是对世界的一种“实践掌握方式”。朱先生认为这些年来很有一部分美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作了片面的理解,单提“艺术是现实的反映”而不提艺术是人对现实的一种掌握方式,侧重艺术的认识的意义而忽视艺术的实践意义。他指出,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实践劳动对于我们未来美学发展的重大意义,对于可能由此引起的美学领域的彻底革命还没有意识到。在20世纪60年代初,朱先生用实践观来批评认识论,这一判断是极有意义的,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可惜由于随后“文革”的兴起,对“认识论”艺术观局限的真正反思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引起学界普遍的关注。

这一时期,朱光潜和李泽厚都讲“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实践,他们的区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178

别是什么呢?正如李泽厚自己批评朱光潜所说的,朱光潜要“对象化”的内容有时候是指人们主观情感、情趣、思想、意识,是他解放前“移情”说的翻版;有时候又是指人的物质生产的实践、劳动。李泽厚认为,说美是社会实践作用于自然客体的结果,又说是主观意识、情趣作用于自然客体的结果,这混淆了实践的物质第一性的基石。而李泽厚所指的实践是单指社会性的物质生产的实践,而不是朱光潜那样的“两种实践”。而这种只强调集体共性而忽视“个人主观性”的实践观美学恰恰成为以后人们批评李泽厚“实践美学”的主要原因。

蔡仪对于《手稿》的态度在60年代初和80年代以后有着比较大的变化。1960年4月他在《新建设》上发表《论朱光潜美学的“实践观点”》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批评朱光潜所认为的马克思把“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观照自己时的情感活动叫作欣赏”的观点,蔡仪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屡次提到的是“享受”,决不是“欣赏”,把“享受译作欣赏”是修改、歪曲马克思的原意,这种翻译本身是有问题的。同时,“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这个“人的本质”不是朱光潜先生所说的“他的需要和愿望,他的情感和思想以及他驾驭自然的力量”,或者“人作为社会人所有的愿望和实现愿望的能力”。朱光潜的“对象化”仍是他的“情趣意象化”的翻版,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而仍是唯心主义的。蔡仪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简单地说,就是劳动;那么他所说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基本意义也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物化。”<sup>[3](p. 829)</sup>这时的蔡仪虽然批评朱光潜“对象化”的内容是个人性的主观情趣,但承认了社会性的劳动的对象化是人的本质,似乎是可以从这个“对象化”的角度来研究美的,这与他以后不承认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不同的。

总的说来,刚刚建国后的50、60年代,国内对于《手稿》的研究还是小范围、小规模,涉及的论题还不多,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比如这一时期的黄药眠先生,在他的文章里也只是谈到自然美时提到了“自然的人化”这一概念,对于《手稿》本身的美学思想还没有专门的研究。程代熙先生在1959年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与共产主义》的前言里介绍了马克思的《手稿》,也还没有专门的论文来研究这个问题。

##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手稿》研究的多层次展开

“文革”结束后,国内美学研究形成了一个热潮。对于《手稿》的研究也空前活跃,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关于《手稿》美学思想研究的论文总共100多篇,关于《手稿》美学思想研究的专著也有5部之多,这是《手稿》美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手稿》美学研究涉及的问题相对多了,范围更广了,研究的深度增加了,参与论争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一阶段《手稿》美学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有这样几个方面:

### (一)《手稿》评价问题

80年代以来《手稿》美学研究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手稿》的评价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手稿》是马克思较早的不成熟作品,马克思本人后来放弃了这个作品中的思想。另一派则认为《手稿》标志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高峰,从此以后,马克思思想就开始走下坡。还有的学者则是比较中和的态度,认为《手稿》虽还有不成熟之处,但奠定了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与“后期马克思”是一致的,没有所谓“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这“两个马克思”的对立。

像朱光潜、马奇、陆梅林等先生都认为马克思前后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给予《手稿》较高的评价。朱光潜认为马克思后期成熟时期的作品,比如《资本论》,实际上继续贯彻了早期《手稿》中的某些思想。《手稿》在马克思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在1979年写成的《谈美书简》里指出,包括《手稿》在内的马克思一系列作品所形成的美学体系,比过去任何美学大师(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所构成的任何系统都更宏大,更完整,而且有更结实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发展的线索。马奇先生完成于1982年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美学问题》一文,指出《手稿》与马克思主义后来的丰富、发展、充实是相互联系的,不是对立的。马克思的基本原则在《手稿》里已经确定下来,当然也还有很多思想要随实践的发展,作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阐发,使之逐步精确和完善起来,但是《手稿》却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陆梅林先生也高度评价《手稿》,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崛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读后》一文中,他指出这部《手稿》的成书,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崛起,标志着人类美学思想从此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它从根本上宣告了旧美学的终结和新美学的滥觞。像这样对《手稿》持比较肯定态度的人还不少,比如邢培明在其《〈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一文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前后始终一贯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正的马克思”的发现者们所谈论的所谓“青年马克思”与“后期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以及马克思与列宁的对立,是没有理论根据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郭因在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美学》的文章中也指出,从《手稿》到《资本论》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手稿》的思想,是基本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种“肯定派”是《手稿》评价中赞同人数较多的一派。

另一些人对《手稿》的评价则不高,认为它是马克思还不太成熟的作品。比如蔡仪在1981年的《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美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中认为,在《手稿》中,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贯穿到各个部分,虽然马克思有的概念的具体内容已不同于费尔巴哈,或者说超过了费尔巴哈,“但总的情况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思想影响,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很显然的”<sup>[4](p.49)</sup>。从这时开始,蔡仪坚持不能用《手稿》来解释美的本质,认为“美是典型”,是事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属性。而对《手稿》的这种“否定”在杨柄先生发表于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180

1990年《文论月刊》第8期上《所谓“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一文中达到了极致。杨先生认为《手稿》只是一些零星的材料,他甚至认为“这个材料其实谈不上是‘手稿’,它没有达到著作的稿件的地步。”它只是“笔记”,相当大的篇幅是“抄录”他人著作,而自己的发挥“基本上属于随抄录随发议论,几乎没有一个问题是始终论述到底的”。杨先生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对《巴黎手稿》的这种贬低态度在国内是少见的。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手稿》与马克思后期著作在基本方向、思路、观点上是一致的,但后期著作有局部的变化和重大的发展、创新与深化,但不是根本的世界观上的对立。我们不能一味拔高《手稿》,因为《手稿》确实还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但也不能过分贬低,主张对《手稿》采取辩证的态度。比如朱立元先生在其研究《手稿》美学的专著《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美学问题》就强调不能一味“贬低”《手稿》,也不能一味“拔高”《手稿》。

## (二)“美的规律”问题

在《手稿》美学思想的讨论中,“美的规律”问题是争论最多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是由马克思下面一段话引起的:

“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sup>[5](p.274)</sup>由此引出了“美的规律”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持久争论。

蔡仪是主张“美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最重要代表人物。在1981年发表的《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美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他指出:美的事物之所以美的本质就在它的“美的规律”,规律是客观的,“美的规律”也是客观的。“而就美的事物本身来说,美的规律也不外是事物的属性条件之间的一种关系。”<sup>[4](p.62)</sup>在1976年写成的《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一文中,他认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是唯物主义,实践观并不是马克思思想的基石,“劳动实践观点”的美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强调“美的规律就是典型的规律”,美的规律是事物的“内在标志”、事物本身的“本质特征”,美的规律是早就客观存在于事物中的。在随后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初探》一文中,蔡仪又强调:马克思的美学思想,首先就是把美学问题摆在认识论上来论述,因而从有关言论看,完全是唯物主义的;有人把它表现人本主义的社会观点的言论作为他的美学论点来谈,毫无疑问是非常错误的。由此,蔡仪把“美的规律”归结为完全客观的事物的属性。

坚持“美的规律”是客观的还有陆梅林、程代熙、王善忠、曾簇林等人。陆梅林先生80年代初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崛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读后》就提出:所谓“美的规律”,是就客体的内容和形式来说的。内容指的是客体的内在属性、素质、结构等;形式指的是客体的外观、形态,而且是那种最适于种属的外观和形态。强调“美的规律”寓于客体自身,美在客体之中。1997年,他又在《文

艺研究》第1期上发表《巴黎手稿美学思想探微——美的规律》，再次强调：“内在尺度”不可理解为“主体的”，“美的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即使某某人或某些人感知不到，“美”仍然客观地存在那里。程代熙先生80年代初写成的《关于美的规律：马克思美学思想学习札记》一文，也强调：“尺度”，或者说“规律”，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制造不出任何一种对象的“尺度”。王善忠在《也谈“美的规律”》中强调：既然提出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形，这就意味着承认在客观事物中是存在着“美的规律”的，也就是承认的“美的规律”的客观性质。曾簇林教授也先后发表《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客观性》（《湘潭大学学报》1998年4期）、《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客观性再说》（《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3期）、《三说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5期）等几篇文章，强调“美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于事物中的。

汤龙发先生在他专门研究《手稿》美学思想的专著《异化和哲学美学问题：〈巴黎手稿〉新探》里，更是详细、系统地专门论述了“美的规律”的客观性。他认为“两种尺度”都是客观事物的尺度，所谓“外在尺度”就是事物的“外部特征”，所谓“内在尺度”就是事物的“内在的本质特征”，所以，美的规律是客观的，美的规律与客观事物的一般规律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美的规律是客观事物的一般规律的一个部分。他由此断言：“美的规律是物的外在尺度与内在尺度高度统一的规律，美是在人的身外的客观存在。”<sup>[6]（p.214）</sup>

另一派对于“美的规律”的研究则强调“美的规律”是一种特殊的规律，是人把自身的“内在尺度”运用到客观对象上来进行的有主观意识的能动生产，因此，“美的规律”是“有人”的，有主观性的。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朱光潜、蒋孔阳、朱狄、朱立元、应必诚、陈望衡等人。

朱光潜先生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中指出：美的规律是人知道怎样按照每个物种的标准来生产，另一条就是知道怎样把本身固有的（内在的）标准运用到对象上来制造。所以，人不但知道按人自己的物种的需要和标准去制造高楼大厦，而且还知道按蜜蜂的需要和标准去仿制蜂槽。这种“美的生产”恰恰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生产，不是本能的生产，因此，朱先生否定了“为文艺而文艺”的自私动机，肯定文艺的社会功用。朱狄1980年写成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美学的指导意义究竟在哪里？》指出，马克思所说的人“按照人和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重点都是讲主体而并非讲客体，都是指人类实践活动是区别于动物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基础，所以人才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所以，“美的规律”是“有人”的。陈望衡在《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兼与蔡仪先生商榷》中强调“内在固有的尺度”应理解为人的尺度，而不应理解为物的尺度。“物种的尺度”讲的是客体的特征，只有“人的内在尺度”和“物种尺度”两者结合，才能构成“美的规律”。蒋孔阳先生在《人类也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形》一文中也强调：“任何物种的尺

度”，指的是客观事物的规律；“内在的尺度”，指的则是主观对于这一规律的认识和掌握。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则是主客观结合的有意识的劳动。“在劳动的对象和劳动的产品中，劳动者欣赏到了自己作为族类的人的本质力量，欣赏到了自己的理想、愿望、聪明、智慧和本领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充满了创造性的喜悦，劳动的规律成了美的规律。”<sup>[7]</sup>(pp. 623-624) 这样，“美的规律”就成了人的创造性的劳动的规律，是“人”的规律。

针对陆梅林 1997 年发表的《〈巴黎手稿〉美学思想探微——美的规律》和曾簇林 2000 年以来连续发表几篇论文，强调“美的规律”是事物的客观属性的观点，应必诚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1998 年 3 期和《文艺研究》2004 年发表《〈巴黎手稿〉与美学问题》和《再论马克思〈巴黎手稿〉的美学问题》等文章，强调“内在尺度”只能是主体人的“内在尺度”，根本不存在一个叫作“客体所固有”的社会规律、美的规律。人的对象化的劳动实践，就是把主体人的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创造出符合自己需要的理想的实用对象和审美对象。美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关系中的对应物，它以意义、价值的方式存在，“美的规律”不是纯客观的。朱立元也在《学术月刊》1997 年 12 月、《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2 年、《东南学术》2002 年发表《对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论述的几点思考——向陆梅林先生请教》、《再论“美的规律”及其客观性问题》、《三论“美的规律”及其客观性问题——与曾簇林教授再商榷》等文章，强调美的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美的规律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应包含人的生产的主体目的与客体尺度的两个方面及其辩证统一，而不只是物种或对象的客体尺度一个方面。美的规律与人的自由自觉的生产活动有着内在的因果性联系，美的规律是有其主观社会性的，不是纯客观的。

还有如墨哲兰先生发表的《人的本质与美的规律：就〈手稿〉的一段译文同程代熙同志商榷》，朱式蓉发表的《“美的规律”何在——读〈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以及夏之放发表的《“美的规律”和人的尺度》等等论文，都强调通过人的实践把人的“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的“两种尺度”的结合才是“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形”，因此，“美的规律”不是机械的、物理的事物属性，而是人的“内在尺度”的规律。这一派比起那些认为“美的规律”就是事物的客观属性、“两种尺度”就是事物“外在尺度”和事物“内在本质尺度”的人更多，也因其摆脱了单纯思维和存在关系的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视角而显得更有说服力，得到了更多读者的赞同。

### （三）异化与美学问题

异化问题是《手稿》中又一个讨论比较集中的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人们纷纷对马克思异化理论追本溯源，阐述其理论内涵和人本主义价值。朱光潜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指出异化劳动有三种表现：劳动者失去了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对生产劳动这种活动本身的关系的异化，人作为一个物种及人类的特性的异化。马奇在《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美学问题》一文中认为，异化理论所贯穿的人本主义思想是《手稿》对美

学研究真正价值之所在。他指出《手稿》与美学的关系,与其说在那些美学问题上,还不如说在人的问题上。从整个《手稿》看,中心问题是人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怎样成其为人,人又怎样被异化,变成了非人,以后人又怎么成为人。艺术是美学,这样,《手稿》研究人、人性,就和艺术联系密切,也就和美学搭上钩了。从这种意义上看,不妨说《手稿》是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像这样探讨《手稿》异化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论文还是比较多的,像何新的《马克思的异化及人道主义思想探源》、彭穗宁《马克思的异化与人道主义》等等,纷纷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渊源、内涵和人道主义价值展开探讨。

而关于异化问题引起大家较多争论的则是异化劳动能不能产生美的问题。

蔡仪认为不能用异化劳动来解释美,异化劳动不能产生美。在《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中,他指出马克思是在讲“私有制的扬弃是一切人的感觉和属性的完全解放”的前提下,说到了“人类化了的自然”和“对象化了的人”的劳动这种话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是说的从来一般人的生产劳动能“对象化人的本质”,从而产生美,而只是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有人的本质对象化的劳动。而这之前的一般人的劳动,主要是外在的、强迫的、异化的。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者不可能见到自己的创造力,而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说的劳动主要是异化劳动。因此,谁要是认为人在劳动中使对象成为自己的对象,“感到愉快”、“得到审美的欣赏”云云,实际上是对于剥削和剥削制度的赞美,是对于劳动者的欺骗,是对旧秩序的辩护。所以,蔡仪认为有些美学家摘取《手稿》中的片言只语,如所谓“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或“自然的人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根据,是和马克思的原话原意是没有关系的。而钱竞先生在《试论“人的本质异化”》一文中则干脆认为异化理论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因为《手稿》在社会观上还不能用社会存在来说明人的本质,唯心主义尚未被驱除而隐藏在人本主义的掩蔽所中。因此,钱竞认为人的本质异化理论只能看成马克思主义诞生前的必经环节,而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这也引起了关于《手稿》是唯物主义的还是人本主义的讨论。

针对这种观点,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比如陈望衡在《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兼与蔡仪先生商榷》一文中指出:蔡仪实际上把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说的“对象化”与“异化”等同起来了。蔡仪把“异化劳动”说成是“从来一般人的生产劳动”,而把“对象化”的劳动,说成只有在“私有制的扬弃”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劳动。但事实上,“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自人从动物的阶段分离出来,就开始了。“自然人化”和“人的对象化”是贯串人的全部历史的活动,并非只在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就“异化”劳动来说,它不能带来美的享受,还在某些方面破坏美,妨碍美的创造和发展。但它毕竟是人的劳动,也是人的对象化的劳动,它一样可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创造人类的精神文明,创造美。朱狄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美学的指导意义究竟在哪里?》中也着重指出:“对象化”是处在“异化”概念笼罩之外的一个超历史的概念。异化是历史性

的,而对象化则是超历史的。异化是可以扬弃的,而“对象化”的劳动只要有人类社会,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是一种对象化了的关系,是人和客观世界联系的最普遍、最本质的手段。“自然的人化”、“人的对象化”,无论异化现象存在或消灭,它们都将继续存在。因此,不仅是共产主义社会,任何社会都可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且,即使在异化劳动中,创造出来的美也是实存的,比如古希腊的美就仍是高不可及的范本。虞频频在《马克思的“异化”与“人化的自然”说——与蔡仪先生商榷》中也认为人化自然不仅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也存在于以往一切社会,承认人化自然,并没有否定私有制下劳动异化的本质,而且,异化劳动中也有某种“有限的艺术感”。

朱立元先生在其《手稿》美学研究的专著里就重点探讨了“异化劳动”下能否创造美的问题。他认为“异化劳动”具有“两重性”：“即它的质的方面是一种对象化劳动,一种具体有用的劳动,一种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它的量的方面则是一种异化劳动,一种抽象的劳动,一种创造价值的劳动。”<sup>[8](p. 242)</sup> 异化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一切社会都有的;而作为抽象的劳动,体现着特定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异化劳动”能否产生美,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辩证的分析,就其创造使用价值来说,异化劳动也是能创造美的。随着论争的深入,认为异化劳动也能产生美的观点慢慢被多数论者所认同。而随着现代化、科技化和全球化的加剧造成的人的异化问题的突出,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论述,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夏之放就在当代新形势下来阐释《手稿》的异化问题,出版了《异化的扬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当代阐释》,指出了《手稿》在当前的启示意义。

#### (四) 实践与美学问题

《手稿》美学研究最大的问题恐怕是“实践”劳动观对于美学的指导意义问题。人们谈自然美、美的本质、艺术的起源、艺术的本质等问题时,似乎都从《手稿》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哲学依据,“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自然的人化”、“按照美的规律构形”、“劳动创造美”的“实践观”成了解释美学问题的基础理论,从而使人们跳出了单纯的认识论框架的束缚。

李泽厚从50、60年代发表《论美感、美和艺术(研究提纲)——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美学三题议——与朱光潜同志继续论辩》等文章以来,基本上形成了他以《手稿》“自然人化”为理论基础的实践美学的观点。1981年他发表的《美感的二重性与形象思维》等论文,同样以《手稿》为基本理论依据。在80年代后期写成的《美学四讲》的专著里,李泽厚更是比较系统地以马克思“人化自然”为理论基础,通过“积淀”“文化心理结构”等话语,建构起他的人类学本体论的哲学美学体系。刘纲纪先生也先后发表《实践本体与人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实践与本体》等论文,坚持实践美学的立场。《巴黎手稿》对中国美学的最大贡献恐怕就是形成了中国自己的美学流派——实践美学。实践美学可以

说是中国当代美学的主要形态,对中国美学影响最深远。现在虽然有一些学者力图“超越实践美学”、“告别实践美学”,从而引发了“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争论,但实践美学还是没有被“打倒”,还是有着自己的生命。像张玉能等先生仍努力“在后现代语境下拓展实践美学”,想要“重树实践美学的话语威信”,希望“坚持实践观点,发展中国美学”,这些都表明“实践美学”的生命力。

从实践论的视角而不是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研究审美现象和艺术现象,这为美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朱光潜先生早在1960年发表《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就强调“人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观照自己”,这种“对象化”的劳动就是美感的源泉。他当时就批评了只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认识艺术的做法。在1979年写成的《谈美书简》一书中,朱先生又强调劳动者在劳动中感到发挥全身本质力量的“乐趣”,这“乐趣”就是美感。美感首先是由生产劳动本身引起的。所以说,艺术起源于劳动。他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里的论“劳动”对未来美学的发展具有我们多数人还没有想像到的重大意义,它们会造成美学领域的彻底革命。朱先生充分挖掘《手稿》实践论对于美学、艺术的重大意义,可惜8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文学的研究还是“反映论”、“审美反映论”或者“意识形态论”的,而朱先生自己也没有写出以“实践”为哲学基础的系统阐发艺术体系的专著。

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都注意到《手稿》中“实践论”对于美学的指导意义,强调“人的本质对象化”是美的根源和本质。朱狄、张志扬、陆梅林、郑涌、陈望衡、王南、邢培明、朱立元等等,纷纷著文,认为实践是美感根源,美的本质。比如邢培明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一文中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实践,马克思不是物质一元论者,而是“实践一元论”者;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唯物辩证法,而是实践辩证法。而郑涌在《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美学思想:第一部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马克思通过考察人和自然界的实践关系和理论关系,揭示了美感的物质前提,从而得出结论:美感的发源地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王南在《美的本原》中指出:美在实践中产生,审美是人的自我观照,人们的社会实践是美的本原。因此,他提出文艺是生活的镜子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实践观点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观点。在对《手稿》的不断深入研究中,实践对于美的本源意义被越来越多地揭示出来。朱立元由此在他的《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美学问题》一书中指出:《手稿》以实践的观点为理论基础,开始了美学摆脱认识论的伟大变革,在实践中实现了主客体的辩证统一,辩证地解决了历史上围绕主观还是客观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论。在“后实践美学”批评“实践美学”的声浪中,朱先生又发表《实践美学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命运——与杨春时同志商榷》等论文,为“实践美学”的合理性辩护。

也有一部分人坚持从唯物还是唯心、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认识论视角来审视《手稿》，认为实践观不是《手稿》和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不能从实践的方向来解释审美现象，而只能从客观的认识论角度来阐述艺术和审美。比如蔡仪就认为唯物辩证法才是马克思最基本的观点，实践不是马克思最基本的观点。不能从实践来解释马克思的美学。所谓“掌握世界的方式”就是认识世界的方式。杨柄在《所谓“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一文中也认为将所谓“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说成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是没有根据的。这种美学观点的坚持者不是立足于物，而是立足于心，力主我的主观美感产生客观的美，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没有丝毫相同之处。汤龙发认为将实践当作第一性的，当作世界的本源，认为美是实践的产物，美的规律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规律，是与《手稿》看法对立的，是否定自然美的存在。他指出，黑格尔将理念对象化，普洛丁将神对象化，而现在有些人认为将人的本质对象化就是美，这“是从西方美学史上唯心主义美学那里贩来的陈货”。钱竞也认为主张“自然人化”的美学，尽管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但是他们却背离了唯物主义，一头倒向唯心主义的怀抱。这一派是从认识论的视角，把美当作一个客体来认识的。

### 参考文献：

- [1]李泽厚. 李泽厚美学旧作集[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 [2]朱光潜. 朱光潜全集. 第10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 [3]蔡仪. 美学论著初编. 下[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 [4]高校美学研究会、北师大哲学系. 美学讲演集[C].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6]汤龙发. 异化和哲学美学问题:巴黎《手稿》新探.[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 [7]蒋孔阳. 蒋孔阳全集. 第3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 [8]朱立元. 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美学问题[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内容摘要:**建国以来,围绕马克思《巴黎手稿》美学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在20世纪50、60年代是它的初期阶段,参与研究的人和讨论的问题都比较少,主要集中在“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上。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手稿》研究进入第二阶段,讨论问题的范围和参与研究的人都大为增加,《手稿》成了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一时期相对集中的《手稿》研究主要围绕《手稿》评价

问题、“美的规律”问题、异化与美学问题以及实践与美学问题展开。

**关键词:**马克思;《巴黎手稿》;美学研究

The Study on Karl Marx's Aesthetic Thoughts in His Book 1844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 since 1949

Kou Pengcheng

(The College of Art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